

◇ 刘鹏艳专栏



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一级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春风城》、小说集《雪落西门》《鲜花岭上》、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

每每怀中抱着儿子，难免有一亲芳泽的冲动，那玉雕粉琢的小脸总让我想到八个字：蓝田日暖，软玉生烟。我轻摇他的手臂，与他喃喃说着这世间最美的情话。他既听不懂，那么无论怎样肉麻，都不会让我脸红。我爱他每一寸完美的肉体，穷尽做母亲的灵魂，也不能书写这份贪婪与骄傲。

这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小人儿，总是能让我柔软，让我心疼，让我感动得想掉泪。他有一张沁色完美的老坑玉雕出的脸蛋儿，白，透白，额上青紫色的经脉清晰可见，迎着阳光仿佛清透的蝉翼。他的皮肤在我手下如一匹顺滑的丝绸，可以触摸到宇宙深处的悸颤。他粉红色的小嘴俏皮地微微扬起，下唇薄如刀片，上唇则略丰满一些，柔软得一塌糊涂。唇上，在本来应该棱角分明的人中处，因为总是衔着奶头的缘故，隆起一颗可爱的小豆豆。他还有一双松软绵柔、发酵得很好的小脚丫，十颗小小的趾头，镶在白玉做成的脚掌的边缘，宛若嵌着十粒旺仔小馒头的盼盼法式小面包。他会笑，会咯咯地讨你的欢心，将柔若无骨的小手放在你的手心里，叫你舍不得不温柔地眷恋他。没有比这更精巧的艺术品，他在我的怀中活色生香，是十座城池也换不去的珍宝。

这一天，他刚刚过完百日诞，2010年的第一场雪便在窗外飘飘洒洒地登陆了。我怀抱着他，站在窗前，看漫天飞舞的雪花，像是看到无数生灵投入地母的怀抱。做了母亲之后，一切都可构成母爱的意象，有时我为这厚腻如猪油的爱而感到羞耻，似乎

做妈妈一百天

之前那个为理想的高光所笼罩的女青年已经遥不可及地消逝在地平线上，然而当我看到怀中这尊如初生太阳般新鲜而蓬勃的小小肉体，便能立刻笃定地对自己说：让那个女青年安息吧，这世界更需要一个平凡的母亲。

孩子他爸是个粗粝的男人，所以偶尔流露出的一丝细腻会让人特别感动。他在这一天拥着我，在耳边轻轻说：“亲爱的，祝贺你，做妈妈满一百天。”那一刻，空气中仿佛流淌着玫瑰色的醇蜜，我忘了每天夜里努力撑着涂了胶水的眼皮爬起来喂奶、换尿布时，这个男人四平八稳地安睡在自己鼾声里的那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惬意——做父亲大抵是很惬意的，他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闲来无事拿孩子当哑铃锻炼身体。

而“闲来无事”，对于母亲来说，似乎是个久违的大词儿。自从生养了孩子之后，她的生活变得无比细碎，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里，粉尘一般飞满了孩子的吃喝拉撒，她想一想就觉得不平，有时会非常同情那些产后抑郁的姐妹们，更多的时候，她庆幸自己还没有抑郁。

胡兰成给张爱玲的婚书上写着八个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最后世人得出的结论是，老胡害了小张一辈子。但如果胡兰成给张爱玲一个孩子，局面又要变一变。一个母亲是不会允许自己那么荒凉的，哪怕她更悲

惨一些，就好像苏青。

做母亲的第一百天，昔日的文艺女青年感慨良多，她抚着回忆，去年此时那颗幼小安静的种子，走过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如今已是个肥白可爱的孩子，生命神奇如斯，让她此生中有了一个无论对他说出怎样肉麻的情话都不会感到脸红的对象。她要感谢那个粗粝的男人，把照拂婴儿的权利全部让渡给她，有时她甚至觉得，上帝如此偏爱女人，让她成为那个唯一，唯一与她的孩子同体同命的容器。如此，她便理所当然地容忍了男人的懈怠、懒惰和闲来无事。

读书，读到一句狠话：当我们看到缺陷的时候，说明我们在智慧里。

做了母亲的文艺女青年，狠狠地将这话嚼烂了咽进肚里，决定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她还在探索，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对这世界充满好奇。渐渐地，她习惯了站在孩子爸爸的缺陷里观照自己的智慧，犹如坦陈自己的脆弱，并不意味着对待生活不够勇敢。这很神奇，躺在床上，左手是儿子，右手是他。便真的觉得好。如果晨光恰恰照在婴儿吹弹可破的面庞上，而丈夫又睡得正香，对生活就只能满足而不敢再奢望其他的光鲜与荣耀了，她心里明白，较之现在这张床上的，都是虚妄。

俗话说生个孩子傻三年，这傻女人做了母亲的第一百天，完全抛却了做文艺女青年时高蹈的理想，心甘情愿地流连在平实的岁月里，他的呼噜，以及小婴儿种种折磨人的手段，再没有更让她贪恋的了。

北山记

刻，秋燥立消。“停云”二字，大有章法。恍若缘溪行，游鱼自迷，深林白云，栖而静，静而阔，山、水和人都近了真如本心。墙上一幅玉堂春画，紫花白朵，聚于一枝，上书“一棵木莲色不同，满枝素白艳浓中”，意境跳脱，超脱尘外。院外即有二百余年的玉堂春老树。北山玉堂春，又名紫玉兰，树种名贵，系从江南宫廷移栽而来。此时的玉堂春，虬枝历历，叶片青黄，秋气萧然，不复春日盛景。想起晏殊《玉堂春》：“小妹无端、折尽钗头朵，满把金尊细细倾。”心里就乱了几分，岁月沧桑，流年寂寂，逝者如斯夫，有花堪折直须折，要惜取片片芳菲。

心下一些怅然，遂在北山大院闲荡。老树下，随意搁着几张矮旧的藤编圈椅。小小的木几上，粗陶壶嘴，茶香袅袅。几个茶客倚着斑驳藤椅，身姿闲逸慵懒，仿佛褪尽了燥热。

处处棕榈，椰树，小叶榕，黄葛，高山榕，层层绿意铺满眼目。一棵小叶老榕尤其惹眼，根如蟠龙，皮若裂岩，气生根如长髯繁多悬垂。母树子树，数百年树冠相连，盘纵错杂，母子同荫，不离不弃，独木成林。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榕树速生，粤人多植此树作风水，墟落间榕树多者，地必兴。又说榕树畏寒，过了梅岭，就无法生长。

明末名将袁崇焕曾在广西老家藤县手植榕树一棵，并做《植榕》诗，形容榕树“盘曲势参天，婆婆荫覆地”。袁崇焕力捍危疆、抵御后金、

恢复辽东，一生悲喜交加。其自评“孤迂耿僻”，程本直则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痴汉袁崇焕不慕钱，不辞苦，不惜死，但过于执着，棱角分明，难免成为“巧人”的公敌，以致身死门灭。“望尔枝叶盛，庇护有深意”，其借手植的榕树寄托的殷殷之意，既在明志，又心头忐忑，希望故乡榕树能庇护远行人，谁料一语成谶。袁崇焕其实如榕，到北地水土不服。但榕树到底有兵家气，一身不平，枝枝野性，其状狰狞。野蛮生长之物，从来傲骨峥嵘。

北山正街往西往东，一路可见铁兰、菩提、流泉枫、心愿蕨、六月雪、美人桩、镜面草、鳢鱼海棠、北山归物、戏院、旧物仓、北山巷牛杂店、笨居居火锅、立羽轩、北山会馆、中古屋、素和善食、山房隐味，诸多草木、铺名，妍美流便，悦人耳目。北山大院容得下旧物，也看得见过去。过去的庄子逍遥，孟子质木，李白酒风浩荡，杜甫落叶萧萧，遗憾都不曾得见，看得见的都是纸上迟暮。今人于古人，是迟到者、负心人。今人看古人，如看暮晚朦胧之色，挂一漏万，人生多恨。终究只能摸黑而回，在字里相逢以片札相惜。

王安石写过《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的北山，即南京钟山。钟山盘踞如虎，龙气腾桓，皇家气派。珠海北山，小家碧玉小巧玲珑的意思，若在春日，白酒新熟，黄鸡啄黍，可清尚其美。

天地远行客，兜兜转转，人一生就是出走与还乡而已。

◇ 黄亚明专栏



黄亚明，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研究馆员。文章散见《作品》《诗刊》《青年文学》《西湖》《散文》《长篇小说选刊》等，出版散文集《坐看》《市井水浒》数种，获奖若干。

南国一贯大色大艳。北山村杨鲍安陈列馆门前，樟香阵阵，琼枝惹人心动。樟香是简单的香，清简简约十分真趣，令天地清旷。琼枝葳蕤苍翠，骨子里却有玉色，风吹过，像溪水漾出了王羲之《秋月帖》的意境。凤凰木叶片嫩绿，张成小扇，如低音抚我，又如小伞馈人阴凉。杨鲍安(1896—1931)，中共建党之初的中央委员，华南地区新文化运动先驱、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三十五岁即遭国民党杀害。陈列馆里，贴满各类泛黄的照片、刊报、文件复印件，幼年、少年、青年，骨力挺拔……其书生行迹勃勃铮声，看不出半点颓废和衰苦。热血抖擞之人，九十余年后，呼啸而来的余音落在院中，变化成素莲和铜钱草，被两只敞口大缸养护着，任它春夏秋冬，不妖不染，品性如昨，所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说的是莲，也说的是铜钱草。草虽有铜钱气，人却有莲花香。外墙绘有无名氏一大大“福”字，两侧对联：花香鸟语雨声中；笠泽鼓书林影外。横批“青霄”。鼓，即丛。丛丛花香书影，泽福百姓民家，人寿年丰，这也是鲍安先生毕生奋斗之所愿。

隔壁的杨氏大宗祠，建于清末，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硬山屋顶，有殿、堂、厅、院、厢、廊、乐台，以石雕、砖雕、木雕、灰雕装饰，青瓦峭立，青砖垒掇，气势堂皇。廊柱上立一长联，道尽杨氏家族的良苦用心：

聚族恒于斯，言慈言孝言友言恭，名教终无非落地；亢宗诚在我，为士为农为工为贾，职业上各有专门。

在宗祠内的停云书房里小坐了片